

楔子

「媽咪，妳在哪裡？媽咪……」四周一片白茫茫，三歲的耿宓兒一個人走著，不停的呼喊尋找母親許艾微，可愛的小臉蛋上掛著兩行熱淚，看起來可憐極了。「媽咪，妳不要宓兒了嗎？媽咪，妳回來啊！宓兒好想妳，媽咪……」

彷彿聽見女兒的聲聲呼喚，許艾微的魂魄迅速的聚集再聚集，終於幻化成一道人影，立於女兒眼前。「宓兒！」

這是夢！

今天是許艾微的七七之日，一場無情的車禍奪走了她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生命，使得她與最愛的親人天人永隔，所幸當日與她同車的女兒只受到一點驚嚇並無大礙。

她以前向丈夫耿慕宸提過，若是以後她死了，她要將能用的器官捐贈出去，只是她還來不及簽下同意書，就發生這樣的憾事，經過醫師檢查，她雖然腦死，可是許多臟器並未受損，可以捐贈給其他病患，耿慕宸就算再怎麼不捨，最後仍是成全了愛妻遺愛人間的心願，算下來，她至少救回了五條寶貴的性命。

「媽咪！」耿宓兒開心的朝母親飛奔而去，緊緊抱住母親，「媽咪，我終於找到妳了，媽咪。」

許艾微蹲了下來，淺笑著輕撫女兒的頭，「宓兒，妳不是已經跟媽咪打過勾勾，約好了不會再哭哭了嗎？」

「可是、可是人家好想媽咪！」小手緊緊圈著母親的頸項，小女孩還不明白何謂死亡。

「可是妳哭哭，爸爸也會哭哭，媽咪就會好傷心、好傷心，沒有辦法到天上做天使。」車禍當下，她也曾掙扎著想活下去，但老天爺不許，她只好認命，不過她還是會盡自己最大的力量，為丈夫和女兒開啟另一扇希望之窗。

聞言，耿宓兒馬上用力一吸鼻子，不敢再哭，就怕母親傷心，她稍微退開後問道：「媽咪想去天上做天使嗎？」她想到她在教堂裡看過的那種天使。

「嗯，媽咪想做一個天使，在天上守護宓兒。」許艾微溫柔的擦去女兒臉上的眼淚，順口編著故事，「上帝爺爺已經答應媽咪了，祂說祂會派一個使者到人間，代替媽咪照顧妳、保護妳。」

「使者？」耿宓兒狐疑的偏著頭，「天使和使者不一樣嗎？使者也像天使一樣有翅膀嗎？」

女兒問的第一個問題讓許艾微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索性直接忽略，「使者當然也有翅膀嘍，但是凡人看不見，所以這是祕密，宓兒不能跟別人說。」

耿宓兒懵懵懂懂的點點頭，「那上帝爺爺要派來的使者有名字嗎？」如果使者沒有名字，媽咪又說她看不見使者的翅膀，那她怎麼知道使者出現了沒有？

「有，她叫做朱海媽，是一個很善良、很漂亮的阿姨。」

「朱海媽？」

「對，朱海媽。」許艾微再一次強調，就怕女兒醒來後會忘記。

耿宓兒默默記住這個名字，當下便決定喊她媽媽，「那媽媽什麼時候會出現？」

「上帝爺爺要讓媽媽出現的時候，媽媽就會出現了。」

「喔。」

許艾微眷戀的望著女兒，這恐怕是她最後一次來夢中與女兒相會，因此格外珍惜，「宓兒，答應媽咪，不要再哭哭了，媽咪的心會痛痛，好嗎？」

「好。」

「宓兒要聽爸爸的話，等媽媽出現了以後，也要聽媽媽的話，知道嗎？」許艾微一邊交代著，一邊順著女兒柔軟的髮絲。

「知道。」

「媽媽一定會很愛很愛宓兒，如果宓兒也很愛很愛媽媽，想把媽媽一輩子留在身邊，就要……」

就要什麼？耿宓兒突然聽不到母親的聲音，只看得到母親的嘴巴一張一闔的，她察覺母親似乎又要消失了，焦急的張開手臂放聲大喊，「媽咪——」

懷裡空空蕩蕩，耿宓兒也在這時睜眼醒來，她已經記不清楚這是她第幾次夢到母親，但她清楚記得母親對她說過的每一句話，所以她不會再哭哭了，因為她不要爸爸哭哭，也不要媽咪心痛痛。

這麼想著，她轉頭往右望去，果然看見父親又來自己的房間陪自己睡覺了，她再湊近點看仔細，發現父親眼睛周圍未乾的淚痕，她頓時一陣心疼，用嬌嫩的嗓音小聲說道：「爸爸，我們都不要再哭哭了，這樣媽咪才可以去天上做一個快樂的天使。」話落，她忽而瞥見窗外一顆星星突然光芒大作，那使勁發出光亮的模樣，宛如正用力對著她眨眼睛，讓她感覺星星好像在呼應她的話，也像是在暗示她什麼。

小星星，你想和宓兒說悄悄話嗎？耿宓兒目不轉睛的瞅著那顆星無聲的問，不知過了多久，她露出會心的笑容，「媽咪，宓兒知道妳要告訴宓兒什麼了。」她躺好，閉上晶亮的燦眸。「媽媽，妳要快點出現，不要讓宓兒等太久。」

她懷抱著希望睡去，從此不再因為思念母親而落淚。

第 1 章

鼎盛集團以運輸產業為核心，始於海運，繼而發展到陸運、空運與酒店、保全等等，傳到第二代耿世珏手中，儼然是一間享譽全球的國際公司。

第一代的豐功偉業就不多說了，耿世珏今年六十歲，有兩個妹妹，數個異母弟妹，他不愛美人只愛江山，所以他不像其他有權有勢的男人妻妾成群。

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彩鳳，出身名門，她因病過世時，她所生的兒子耿慕宸年僅四歲；他的第二任妻子蘇淑惠，原本是他的祕書，只能說她的肚皮太爭氣，她才能擊敗眾名媛，飛上枝頭變鳳凰。

對耿慕宸而言，父親如同虛設，有和沒有沒什麼兩樣；母親早逝，他和自小照顧他的奶媽何美秀感情還更親一些；而繼母終歸是繼母，要把前妻的孩子視如己出不易，況且蘇淑惠自個兒也生了兒子，再加上她天生心腸歹毒，因此別說把耿慕宸當寶了，她沒把他荼毒到去天國與他的生母團圓，只是把他流放到遙遠的美國去，他就要對她感激涕零了。

是的，耿慕宸的童年十分悲慘，這不只改變了他原本溫文儒雅的性格，也導致他對人的防備心很重，很難相信人，更甚者，只要不是他認可的朋友，都是他的敵人，就連親人也不例外。

正因為如此，就算耿慕宸壓根不希罕耿家的一分一毫，他也要占著鼎盛集團總經理的這個位置，畢竟沒道理眼睜睜看著敵人吃香喝辣，而不出手把桌上的盤子端走，不是嗎？

九月中旬某個星期五，秋老虎發威，天氣熱得人不舒服。

在鼎盛集團的會議室裡，冗長的會議終於結束，耿慕宸的異母弟弟耿浚喆，抓緊時機對著他好不關心的問道：「大哥，這個月底就是大嫂的週年忌，對吧？」

耿浚喆今年二十七歲，長得還算一表人才，可惜肚子裡沒墨水，要不是蘇淑惠四處為他打點、收買人心，他也坐不上副總經理這個位置。

但自視甚高的耿浚喆當然不會這麼想，他自始至終都認定是父親太偏心大哥，自己才會一直被耿慕宸踩在腳底下，因此他從小便記恨耿慕宸，耿慕宸哪兒痛，他便往哪兒踩，而他認為耿慕宸喪妻這事，是耿慕宸目前最大的痛處。

「耿副總有心了。」耿慕宸淡漠應道，他又怎會不知道耿浚喆的小把戲，若是耿浚喆以為這麼說可以看到他露出一絲絲痛苦的表情？哼，等下輩子吧。

耿慕宸今年三十二歲，英俊瀟灑又多金，堪稱是全臺最有價值的單親爸爸，想倒追他的女人可以從臺灣頭排到臺灣尾，無奈他的眼裡只容得下一位女性—那就是他四歲的寶貝女兒耿宓兒。

「這是應該的，她是我的大嫂嘛。」耿浚喆皮笑肉不笑的回道，覺得自己這次實在是太有良心了，若不是他明天就要去美國出差，沒十天半個月回不來，他一定會把這一腳留到許艾微的忌日當天再踩。

真是有夠噁心！站在耿慕宸右後方的特助兼好友高培軒，聽了差點沒吐出來，他和耿慕宸同齡，母親又是耿慕宸的奶媽，所以耿浚喆這個人有多爛、骨子裡有多賤，他很早以前就看透了。「副總，總經理有急事要處理，就不陪您閒話家常了。」高培軒已婚，有兩個兒子，家庭幸福美滿，但這只是他個人這麼認為，小他兩歲的妻子蕭靜諭可不這麼想。

蕭靜諭是專打離婚官司的律師，屬於鯊魚等級，在業界相當知名，她覺得自己的權益被耿慕宸那個不要臉的傢伙給嚴重侵害了，罪狀一：他一回國就搶了她的乖老公；罪狀二：他老婆一確定懷孕就搶了她的好婆婆，簡直是個土匪！這筆爛帳，她遲早會找他一次討回來。

「高培軒，上司在說話，你插什麼嘴？」耿浚喆不滿的斥喝。他就早發現高培軒打從心底瞧不起他，他又何嘗不是看高軒培超級不順眼很久了，想好好修理高培軒一頓，但進來鼎盛三、四年了，他卻始終沒有機會，他也很嘔啊。

既然耿浚喆不要臉，那又何必給他面子？耿慕宸冷冷的回道：「耿浚喆，在我面前，你又算老幾？」耿浚喆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他最不屑的敵人。「培軒，走了。」

「是。」

可惡！耿浚喆握緊拳頭，一肚子火，卻礙於場合不好發作，只能咬牙而去。

這一切，一直坐在主位沒有離開的耿世珏都看在眼裡。

他的兩個兒子自小就不合，而他相信原因就出在蘇淑惠身上，但他自己也是有錯，他這一生從來沒有把心思放在家裡，才會讓妻子有機可乘，導致家人之間的感情如此不睦。

回首過去，耿世珏發覺自己做了太多錯誤的決定，他不應該默許妻子將才剛國小畢業的大兒子送出國唸書，卻把小兒子留在身邊；他不應該忽略大兒子生命中每一個重要的時刻，卻盡可能滿足小兒子的需求；他不應該在大兒子帶著已懷有身孕的新婚妻子返國時，震怒的說他不承認這件婚事。

他的媳婦許艾微是個值得他驕傲、疼愛的好媳婦，他心裡明明知道，但他卻仍然無視她的好，一逕地嫌棄她不夠高貴的出身，對她多有刁難，甚至是羞辱。

但是她如此善良，不管他如何苛待她，她對他的敬意始終不減，她說他是她丈夫的父親，就是她的父親，她會尊敬、孝順他一輩子，可她卻在他尚未回報她之前便撒手人寰，只留下一個小孫女，讓他飽嚙白髮人送黑髮人之苦。

想到她連死去都要為這個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他耿世珏算什麼？憑什麼批判她、瞧不起她？再想想，他都這麼痛了，她的父母親不是更痛？

別人是喜迎重生的喜悅，他們卻是在送親人走……想到那一幕，那天堂與地獄般的滋味，耿世珏的心再一次深深的被擰痛了，他知道他不應該違反器官捐贈的規定，但既然被他不小心聽到主刀的程醫師和護士小姐的對話，知道獲得許艾微心臟的病患就在同一間醫院動手術，教他怎麼能不向醫院施壓，讓他去加護病房看看那名受贈者？

雖然只有短短三分鐘的時間，但足夠讓他一輩子都記得那張臉。

受贈者是個年輕女子，躺在病床上的她，看起來是那麼樣的蒼白、脆弱，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自己看到了許艾微。程醫師告訴他，移植手術很成功，所以呢？他該為此感到欣慰嗎？

不，他做不到，他無法由衷的祝福那名女子能夠展開美麗的新人生，因為她能活，是用另一個人的命換來的，這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失去，才明白擁有的可貴；失去，才懂得什麼叫後悔莫及。

事已至此，他要是還無法清醒，不懂得深切反省，實在枉費他活了這幾十多年，然而破掉的鏡子該如何修補才能夠沒有裂痕？想到這兒，他倍覺頭疼，抬手按了按兩邊的太陽穴，再思及大兒子與孫女竟是同樣四歲喪母的命運，他的心更酸了。對了，慕宸說要幫宓兒找個專門照顧她的保母，眼看都快一年了，卻還不見個影兒，他是不是該……

還是算了吧，這事他找慕宸說過多少次了，他不只沒得到答案，還每次都和慕宸鬧得不愉快，不說也罷，他還是多用點心在宓兒身上吧。

這麼想著，耿世珏開口下令道：「備車，我要去幼稚園看宓兒。」

他的貼身祕書曾銘祥立刻上前應道：「是。」

高培軒先繞回座位去拿文件夾，這才跟在耿慕宸身後走進總經理的私人辦公室，他站定在辦公桌前，搖頭啞道：「那小子真是愈活愈回去了。」

不是他愛說，都幾歲的人了，還老是搞那些小動作，耿浚喆就不能振作一點嗎？耿慕宸不願多談那種廢物的事，他坐下後，問道：「還是沒找到適合的保母嗎？」高培軒一聽，立刻把正準備要遞出去的文件夾再收回來，為自己討個公道先，「拜託，什麼叫做還沒找到，是你沒一個滿意的，好嗎？」

「是嗎？」

「不是嗎？」高培軒一口氣不吐不快，「不是嫌人家太胖，就是嫌人家太矮，反正你就是嫌東嫌西的，怎麼，你以為你是在選妃子啊？」他喘口氣又續道：「其他的條件都不說，你要人家全年無休，有人願意做就不錯了，你還好意思嫌人家？」

他的抗辯似乎有點道理，但耿慕宸也有話要說，「說是全年無休，但宓兒去幼稚園上課的時間，她就可以做自己的事，再說，我開出的價碼是行情的好幾倍，叫我低就？辦不到。」要不是他心疼奶媽年紀大了，一個人照顧宓兒太辛苦，他又何必多此一舉？

說到何美秀，她其實也是一個苦命人，她出身貧困，按照古代的說法，她是耿慕宸生母帶去耿家的陪嫁丫鬟，她的丈夫在工作時意外過世，當時她已身懷六甲，耿慕宸出國讀書後，她便被蘇淑惠找了個藉口資遣了，後來她去清潔公司上班，直到高培軒結婚生子，她才放心待在家裡享福順便照顧孫子。

「辦不到？」高培軒撇撇嘴，「好，那我問你，這件事你已經拖了快一年了，你還要再拖多久？」

耿慕宸懶得回答這種無聊的問題，他伸出手，「有就快拿來。」

高培軒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把手中的文件夾交給耿慕宸，沒好氣的道：「這一個你再不滿意，你就自己去找！」他拒絕再為這件事浪費自己的生命。

耿慕宸完全把高培軒的威脅當耳邊風，他打開文件，看著夾在裡頭的履歷表，接著一如以往的開始挑毛病，「嗯，長得還算眉清目秀，不過……」他抬起頭看向高培軒，問道：「她會不會做沒幾個月就說她要辭職去結婚了？」

二十八歲正是適婚年齡，再看看她的大頭照，就是一副標準的好媳婦模樣，若是她有固定的男朋友，男方那邊大約也要催婚了，聘用她的風險太高，還是不要好了……耿慕宸暗自在心裡做下這個結論。

不料高培軒卻回道：「不會，她說她是獨身主義者，沒有結婚的打算。」

耿慕宸挑眉，「她說你就信？」話落，他再低下頭繼續看履歷表，完全無視高培軒那殺人的目光。

看著看著，耿慕宸又挑出毛病了，「她怎麼沒介紹一下自己的家人？」她現在可是要長住他家，她的家世清不清白很重要，但她卻一個字都沒提，誰曉得她是不是有什麼酗酒、嗑藥、爛賭的家人，他可不想傻傻的花錢引狼入室，到時候被人嘲笑事小，處理起來就麻煩了。

是的，耿慕宸什麼都不怕，最怕的就是麻煩，因此無論何事，他都會做很嚴格的事前審核，而這也是高培軒最受不了他的地方，覺得他這個人實在太機車了，根本就像以前唸書時的訓導主任一樣討人厭。

「沒有家人怎麼介紹？」高培軒懶懶的回了句。

在他看來，與其說這是一個超級大的缺點，倒不如說這是一個超級大的遺憾，除了這一點，她樣樣都達到了耿慕宸的高標準，但就是這個原因，他只好一直把她的履歷壓著，沒有上報，但是昨晚他親親老婆的一句話，把這個大缺點瞬間變成大優點，他今天才能夠很放心的把她推入火坑，呃……不是，是送入豪門。

聞言，耿慕宸不由得皺起眉頭，「她是孤兒？」

「不是，是她家只剩下她一個人。」

那和孤兒有什麼兩樣？耿慕宸默默的想著，沒說出來。

「無牽無掛、無憂無慮，不就正好可以專心當宓兒的保母嗎？」高培軒照本宣科，連口氣和表情都與他犀利的老婆一模一樣。

這句話果然對耿慕宸很有用，他深擰的眉頭慢慢舒展開來，但他還是不放心的問道：「你確定她的人品沒問題？」

高培軒當然不確定，不過他可不能這麼回答，他眼珠子轉了轉後，閒散的回道：「不試用看看怎麼知道？」這是常理，就算她的每個條件都是最優的，但總要試用過才知道本人是否和她的履歷表一樣棒。

耿慕宸考慮著，她確實是個好人選，錯過了實在可惜，而且就像培軒說的，這件事不能再拖了，終於，他鬆口道：「好吧，你叫這個……」他低下頭看一下她的名字，「朱海嫣，今晚七點來我家面試。」

雖然他這裡的書面審核算是通過了，但要是家裡那一老一小不喜歡，就算他再滿意，她還是只能回家吃自己。

「沒問題。」高培軒答得輕鬆。

他認為耿宓兒和母親一定會喜歡朱海嫣，所以通知她面試時，他還是請朱海嫣把行李一起帶去，省得她再多跑一趟。

夕陽西下，彩霞滿天，一棟老舊的五層樓公寓裡。

「海嫣，妳回來啦，快過來吃晚餐。」剛做好晚餐的葉妍欣對著進門的好友兼室友朱海嫣說道。

她們是護專同學，也曾經是同事，兩人的感情好得不得了。

這一間位於頂樓、三房兩廳的老公寓，是葉妍欣過世的父母留給她的房子，由於她和朱海嫣都是獨生女，父母也都不在了，所以她經常開玩笑說，她們同是天涯孤雛，住在一起相依為命剛好。

「好。」朱海嫣放下皮包，走到餐桌前坐下。

她完全沒有和父親相處過的記憶，她也不曉得父親長什麼樣子，她只記得國小時母親曾跟她提過一次，說父親在她出生後不久便生病過世了，她也沒有見過其他的親戚。

她的母親是保母，在家裡幫人帶孩子，曾經同時帶過三個孩子。雖然她的家境不好，但母親很愛她，只要是她想要的，母親都會買給她，所以她從來不覺得自己缺少什麼，但母親卻對自己很苛刻，連一件漂亮的洋裝都捨不得買。

母親就這樣一路含辛茹苦的把她拉拔長大，好不容易等她讀完護專可以奉養母

親，母親卻被檢查出罹患癌症，且可能不久於人世。

她幸福的日子到此為止。從母親病重住院的那一天開始，她一邊要照顧生病的母親，一邊要在醫院輪班工作，幾乎以醫院為家。有一天，她在工作時突然昏倒，直接被送去急診，經過檢查後發現，原來她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因為身心都太累才導致病發。

醫藥有其極限，醫師說她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想要真正治癒，只能等候器官移植，而捐贈者太少、患者太多，因此要等到一顆適合她的心臟，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

她其實也無所謂，與其自己一個人在世上獨活，不如和母親一同到天堂為伴，不過她得讓母親先走一步，這是她最後能盡的孝道。

她沒有讓母親知道她的病，因為她要讓母親安心、放心的走，不料母親卻在闔眼前告訴她，說她並不是她親生的孩子，是她偷抱來的，請求她原諒她。

她那時想，這是什麼晴天霹靂的消息！

母親還說她當時穿的衣物並沒有留下來，只留著一條金手鍊，她用紅布包著放在梳妝臺最下面的抽屜裡。

雖然有點不甘心，但朱海媽想著她可能也活不久了，還找親生父母做什麼，豈不徒留傷悲與遺憾？不找了，就這樣吧，反正她的死活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她就痛快的享受自己所剩不多的餘生吧。

怎奈，老天爺似乎嫌她受的磨難還不夠多，妍欣的父母竟然出意外雙雙離世，這下子她不能無憂無慮的赴死了，為了妍欣，她必須活得再久一點，至少要陪妍欣走過失去雙親的哀慟，就像妍欣陪伴自己一樣，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辭去醫院的工作，到便利商店打工。

這幾年，她數度進出醫院、數度從死神手中逃脫，因為妍欣不讓她死，因為妍欣說，如果她死了，她也活不下去了，所以她很努力、很用力的呼吸，想為了妍欣撐到最後一刻。

然後，就在她幾乎要放棄的同時，奇蹟出現了，她等到某位善心人士捐贈的心臟。手術進行得相當順利，她的主治醫師說臟器十分吻合，他動刀時更是有如神助，她幸運的存活下來，並且健康的出院，只需定期回診與按時吃一些抗排斥藥物。術後到現在就快滿一年了，她的身體狀況一切良好，生活也大致恢復到生病之前，只是喜好與習慣有些轉變，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推論這是屬於捐贈者的記憶，她頗為認同，因此她並不害怕，也覺得無傷大雅。

只是捐贈者許艾微小姐透過夢境託付她的那件事，她至今遲遲無法完成，讓她對許小姐感到十分抱歉。

「妳又去幼稚園偷看宓兒了？」葉妍欣猜測道，拿起碗筷，吃了一口白飯。

她曾陪朱海媽一起去偷看過耿宓兒，知道這個小不點長得超級卡哇伊，簡直是落入人間的小天使，害她好想把耿宓兒偷抱回來養。

「嗯。」朱海媽也拿起碗筷，覺得自己可能要再找其他方式接近耿宓兒了，「妍欣，我看我還是去考個幼教執照好了。」

這個問題她們之前就討論過好多次了，葉妍欣也都是同樣的回答，「那是治標不治本，宓兒現在是中班，妳頂多只能照顧她到幼稚園畢業，那之後妳要怎麼辦？再去考教師執照嗎？」所以住進耿家，當宓兒的保母，好友才能不負許小姐所託，達到好友自己定下守護宓兒到她出嫁的目標。

「但是我這樣遙遙無期的等下去……」她將近一年沒工作，存款早就花光了。

「妳不用擔心錢的事，我還養得起妳。」葉妍欣明白的回道。護士的薪水是不多，但養她們兩個人，足夠了。

「如果宓兒找到保母了……」

「還沒。」葉妍欣再度提供內幕消息，她本來也不知道，偏偏就這麼巧，她有個同事的姊姊在宓兒唸的那間幼稚園上班，她這才間接得知耿慕宸正在找保母的事，繼而叫海媽趕快投履歷表過去。

「那也是遲早的事，如果我……」

「沒有如果！」聽好友老是說這種喪氣話，葉妍欣有點不開心了，「許小姐都已經來夢裡那樣拜託妳了，難道妳想要讓她失望？」她們都是醫護人員，什麼光怪陸離的事沒見過，更何況她還是見證人，之前海媽說她夢到過自稱是捐器官給她的女性，對方對她說了一些話，後來驗證之後，她們選擇相信，覺得不是什麼巧合。

「我不是這個意思。」朱海媽也不想這麼消極，但她真的等得好心慌，一切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她命在旦夕，許艾微發生車禍，送去急救的醫院正好是她就診、也就是她之前任職而妍欣現在工作的醫院，她們才能這麼確定捐贈者是誰，她也才會衍生出報恩的想法。

看著好友一緊張心慌就下意識撫摸項鍊墜子，葉妍欣更加確定的說：「我想，如果這是許小姐的心願，她在天上會幫助妳的。」海媽以前沒有戴項鍊的習慣，這是她做了心臟移植手術後才出現的習慣之一。

這時，朱海媽的手機響起，是一組陌生的號碼。「喂？」

「請問是朱海媽小姐嗎？」

「我是。」

「妳好，我是高培軒，朱小姐還記得我嗎？」

打來了！朱海媽驚喜不已，快快用嘴形向好友報告這個好消息，才回答高培軒的問話，「記得，高特助您好。」

「我想請妳今晚七點到……」

朱海媽趕忙找來紙筆記下，葉妍欣則是心急的湊過去聽對方說些什麼。

「是……好……我知道了，我會準時到的，再見。」

結束通話後，朱海媽興奮的抱著好友大叫，「成功了、成功了！妍欣，我們成功了！」

「好了好了，快坐下來吃飯，他不是說七點到嗎？對了，行李，他還說要帶行李過去。」葉妍欣比朱海媽還要開心。

「妍欣，妳說對了，許小姐真的在天上幫我。」

「所以啊，妳等會兒一定要好好表現，千萬不能讓那個冷面暴君有藉口把妳轟出來。」冷面暴君是耿慕宸陪妻女住院時，護士們為他取的外號。

「嗯。」朱海嫣再坐下來吃飯，她得吃飽一點，才有力氣打贏這場仗。

葉妍欣不停的夾菜到好友的碗裡，「多吃一點，輸贏就看這次了。」

朱海嫣大口大口的吃著，不一會兒就把碗裡的飯菜吃光了，只剩下紅蘿蔔。

兩人見狀相視一笑，這真的是一個很不好的新習慣，朱海嫣再低下頭，把碗裡的紅蘿蔔吃光光。

見好友吃飽了，葉妍欣陪著她進房裡整理行李，「妳就先帶些必要的東西過去，其他的等妳有空的時候再回來拿，要不然我送過去給妳也可以。」

「嗯。」朱海嫣從衣櫃裡拿出一個旅行袋，雙眸綻放著期待的光芒，「妍欣，妳說宓兒會不會喜歡我？」

「那還用得著問嗎？妳是她母親替她選的人，她當然會喜歡妳嘍！」葉妍欣一邊說，一邊從衣櫃裡取出衣褲往床上丟。

「妍欣，現在是夏天。」朱海嫣好笑的提醒道。好友連冬天的大外套都丟出來了，她以為宓兒的家住在北極嗎？

「不管啦，反正妳就挑妳想帶去的，其他的我晚點再幫妳收回衣櫃裡。」葉妍欣頓了一下，又道：「對了，還有妳的藥，妳的藥在哪裡？」她像隻無頭蒼蠅似的在房間裡繞圈圈。

「妍欣。」朱海嫣用雙手抓住好友的手，「謝謝妳。」她能活下來，是許艾微的恩賜，而她能活得如此有意義，都是好友的功勞。

「說什麼謝謝，太見外了。」她們是同病相憐，感情說不定比親姊妹還深，說是生命共同體也不為過。

「妍欣。」朱海嫣感激一笑，「沒有妳我怎麼辦？」

葉妍欣不客氣的道：「記得領薪水的時候請我吃一頓大餐。」

「那有什麼問題！」朱海嫣偏頭想了想，「我白吃白住了這麼久，再加送妳一個名牌包吧。」

「才一個名牌包啊？」葉妍欣一邊開玩笑，一邊坐到床沿幫她摺衣服。

朱海嫣跟著坐到床沿摺衣服，「妳想去哪裡玩，我請妳去。」

「我一個人去多沒意思。」

「妳可以找程醫師陪妳去啊！」語畢，朱海嫣放了幾件摺好的短袖上衣到旅行袋裡，而她口中的程醫師就是她的主治醫師程超然。

「他是我的誰啊，幹麼找他？」

「少來了，誰不知道程醫師在追妳。」這是醫院裡公開的祕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要當醫生娘也要有那個命。」葉妍欣敷衍道，接著不甘示弱的調侃回去，「倒是妳，說實話，許小姐真的沒有拜託妳要好好照顧她老公嗎？」

「沒有啦！」

「真的沒有？」葉妍欣不相信，許小姐都已經託好友照顧女兒了，沒道理女兒的

爸爸不順便一下。

「真的沒有。」行李整理得差不多了，朱海媽做著最後的檢查。她說得愈肯定，葉妍欣就愈覺得有鬼，「那妳呢？許小姐沒有在妳身上發揮一下這方面的第三類接觸嗎？」

「什麼第三類接觸？」朱海媽佯惱的橫她一眼，「宓兒年紀小，需要人照顧，宓兒的父親是大人，會照顧自己，再不然也多得是女人排隊等著照顧他，用不著我雞婆。」

葉妍欣對好友的話充耳不聞，逕自續道：「就像妳一直很想抱抱宓兒、親親宓兒，妳對冷面暴君沒那樣的感覺嗎？」

「葉妍欣，妳再亂說，小心許小姐到夢裡找妳算帳喔！」

「我好怕喔……」葉妍欣拍拍胸口裝怕，「不過海媽，雖然冷面暴君發起威來很可怕，但他又帥又多金，妳真的不考慮釣一下這隻金龜婿？」

好友真是愈說愈離譜了，朱海媽不客氣的賞她一個大白眼，「再不出發我就要遲到了，我走了，拜。」

葉妍欣不放心的跟著她走，「說不定會塞車，還是我騎機車送妳去比較保險。」也好。朱海媽點點頭，把剛剛抄了耿家地址的那張便條紙遞給她。

「對了，等這件事搞定了，找妳親生父母的事也……」

「再說吧。」朱海媽打斷她的話，腳步不停。茫茫人海，光憑一條手鍊怎麼找？老實說，她完全不抱希望。「鎖門，快點，妳不要害我遲到了。」

又逃避！葉妍欣沒再說下去，快快鎖上大門，覺得好友的駝鳥性子真的該改一改了，不過這事急也沒有用，就暫時隨緣吧。

第 2 章

目送葉妍欣騎著機車離去，朱海媽看了看腕上的手錶，晚上七點準時按下耿慕宸家的門鈴。

耿慕宸的家位在陽明山的半山腰，是一棟三層樓的別墅，前方有一座小花園，她從大門沿著車道走進去，約莫五分鐘就到了。

站在主屋門口迎接的是長得有些福態、已過六十的何美秀，她笑容可掬的道：「朱小姐妳好，我是這裡的管家，妳可以叫我何媽。」她已從耿慕宸口中大略得知朱海媽的來歷，對於朱海媽可憐的身世深感同情。

朱海媽微笑點頭，「何媽您好，您叫我海媽就好了。」

「那好吧，海媽，請跟我來。」

朱海媽點點頭，跟著何美秀往屋裡走，她發覺這裡的布置十分溫馨，處處可見女主人的巧思，讓人倍感安心與溫暖。

來到客廳，何美秀說道：「少爺，朱小姐來了。」

耿慕宸父女坐在沙發上，早已等候多時。

「海媽，這位是少爺耿慕宸，這位就是妳要照顧的小姐，耿宓兒。」何美秀居中介紹，臉上一直掛著和藹的笑容。

「耿先生您好，我是朱海媽。」朱海媽禮貌問候，聲音輕輕柔柔的，「耿小姐，

妳好。」她直望著耿宓兒，不禁有些激動，她一直在等待這一天，今夜她終於跨過這個家的門檻了。

「朱小姐妳好，請坐。」耿慕宸回禮，暗暗打量著朱海嫣，一張素淨的臉，一頭長直髮整齊的束在腦後，穿著粉色的短袖上衣搭配深色長褲，玄關放著她的一雙黑色平底鞋，很好，非常得體，也非常適合她的工作。

耿宓兒則是笑著朝朱海嫣揮揮手，兩隻小腳兒不停的前後晃動著，她那雀躍的模樣，看起來似乎很喜歡這個保母，也好似在隱忍著什麼。

「是。」朱海嫣端莊的坐下，順手將旅行袋放在腳邊。

「朱小姐明白工作內容嗎？」一待她坐定，耿慕宸馬上開口問道，一邊觀察著她的反應。

「明白。」高特助第一次打電話約她見面的時候，已經將工作內容詳細告訴她了。

「妳有什麼要求嗎？」耿慕宸不敢說自己會是一個好老闆，但總要讓員工住得舒服，這樣工作效率才會高，也才留得住人。

「沒有。」

「妳有信心做好這份工作嗎？」耿慕宸會這麼問，因為朱海嫣並沒有相關證照，她當保母的經歷全來自她幫身為保母的母親帶過小孩，不過既然她曾經當過護士，他相信她在照顧人這方面不會有太大問題，這也是他選中她的最大原因。

「我會努力。」朱海嫣謙虛回道。

不是她自誇，哄小孩可是她的拿手絕活之一，再調皮的孩子到她手上都會變成乖寶寶，當初母親生病無法再幫人帶孩子時，天曉得那些孩子的母親有多麼希望她能辭掉醫院的工作，留在家裡繼續幫她們帶孩子呢。

「那妳有預計這份工作妳要做多久嗎？」說來說去，耿慕宸最不放心的還是這一點，老實說，他不相信以朱海嫣的條件沒有男朋友，他真的很擔心她會做到一半跑去結婚，那他就麻煩了。

「沒有。」事實上，朱海嫣是想在這個家工作一輩子，但她總不能說得這麼直接，這樣實在太突兀了，說不定還會讓他覺得她另有所圖。

「如果一年一簽，妳能接受嗎？」

「可以。」

「薪水妳希望付現還是轉帳？」

「都可以。」

這時，再也聽不下去也等不下去的耿宓兒，嘟著小嘴插嘴道：「爸爸，你還有很多問題要問嗎？」

耿慕宸看向女兒，溫柔的問：「怎麼了？」

「媽媽是我的，我要帶走了。」

這是什麼話？耿慕宸自我解釋道：「宓兒，妳喜歡這個保母？」

「嗯！」耿宓兒用力點頭。

「我也喜歡。」何美秀接著表態。盼了快一年，她好不容易才盼來一個幫手，說什麼她也要把朱海嫣留下來，而且她打從第一眼看到朱海嫣，就對這個丫頭的印

象很好，至於為什麼嘛……她一時也說不上來，總之，她就是對朱海媽很有好感。兩票通過，那他這一票投不投都無所謂了，耿慕宸再度轉頭看向朱海媽，說道：「朱小姐，妳通過面試了。」

聽到通過兩個字，耿宓兒立刻跳下沙發，朝著朱海媽走去，「媽媽，走，我帶妳去看妳的房間。」她牽起朱海媽的手便要往樓梯的方向走。

朱海媽向耿慕宸及何美秀點個頭致意，才隨著耿宓兒上樓。

媽媽？房間？耿慕宸聽得滿頭霧水，「奶媽，這是怎麼回事？」

「什麼？」

「宓兒她……」

何美秀了然的接口，「從少爺說要請一位保母，我就把宓兒隔壁的那間客房整理出來等著了。」

一個問題解決，耿慕宸再丟出另一個問題，「那妳……」

「少爺不覺得海媽很討人喜歡嗎？」何美秀再度了然的接口。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就是這麼奇妙，有的人是一見就喜歡，有的人卻是一見就討厭，這種事很難用言語解釋得清楚。

這種事怎麼可以憑感覺？耿慕宸有些不確定的道：「奶媽，她來到這裡不過只有幾分鐘，也沒說幾句話，妳……」

「安啦！」何美秀擺了擺手，相當有把握的道：「我不會看錯人，海媽一定會很疼愛宓兒的。」說完，她便轉身去忙了，留耿慕宸一個人傻坐在沙發上，依舊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耿宓兒一把朱海媽帶進客房，就立即抱住朱海媽，「媽媽，我等妳好久好久了，妳終於出現了！」

「宓兒？」朱海媽先是感到驚愕，隨即腦海裡閃過一個不可能的念頭。

耿宓兒仰起小臉瞅著她，「我知道，這是祕密，不可以讓別人知道，媽咪在夢裡都交代過我了。」所以她剛剛在客廳裡才會一直忍著，沒有衝過去抱媽媽，也沒有把她想說的話說出來，還有，她發現了一個媽咪沒有跟她說的祕密，媽咪一定是要給她驚喜才故意不跟她說的。

一聽，朱海媽更加驚訝了，「媽咪？」

耿宓兒拉著朱海媽到床邊坐下，「媽咪，在這裡。」說著，她點了下朱海媽的心口。媽媽剛剛向她問好的時候，她也聽見媽咪在叫她，真的！

宓兒真的知道？朱海媽瞪大雙眼，訝異極了，萬萬沒想到許艾微不只託夢給自己，也託夢給她的女兒，而且還向她的女兒說明了一切。

見朱海媽只是張大眼睛看著自己都不說話，耿宓兒再一次張手抱住她，給她安全感，同時道出藏在心中已久的誓言，「媽媽不怕，宓兒會保護妳的。」絕對不會讓那些壞阿姨把爸爸搶走。

聽著耿宓兒的童言童語，朱海媽好不感動的伸手回抱住她小小的身軀，溫柔的保證道：「媽媽也會好好照顧宓兒，就像妳的媽咪一樣。」

「嗯。」耿宓兒點頭，臉上笑咪咪的，心裡想著，雖然媽咪沒有把話說完就消失

了，但媽咪後來請小星星偷偷跟她說了，如果她也很愛很愛媽媽，想把媽媽一輩子留在身邊，就要想辦法讓媽媽當她的新媽媽，但這是祕密，小星星說媽咪說不可以告訴別人。

耿慕宸不放心的也跟著上樓來，看見房裡抱得死緊的兩個人，心裡的疑惑更深了，這會不會太誇張了，她們才見面不到半個小時耶？

等了許久，也不見兩人有分開的意思，他不得已只好先咳嗽幾聲，「咳咳咳，宓兒，妳該去洗澡了。」他刻意支開女兒，好方便與朱海嫣私下談話。

「好。」耿宓兒離開朱海嫣的懷抱跳下床，經過父親身邊時，她不放心地說：「爸爸，你不可以趁我不在的時候欺負媽媽喔！」

「知道了。」人小鬼大。

朱海嫣趁此空檔調整心情，待耿宓兒一走，她立刻站起來，有禮的道：「耿先生有事？」

「妳……」耿慕宸踏進房裡，思考著措詞，「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奇怪？」

「宓兒對妳……」

「我向來很有孩子緣。」朱海嫣淡淡的表示，這是事實。

所以只有他一個人覺得很奇怪？耿慕宸悶了，他頭一撇，視線剛剛好落在她放在梳妝臺上的旅行袋上。

見狀，她以為他是要檢查她的行李，卻不好明說，於是主動走過去拉開旅行袋的拉鍊讓他檢查。

她誤會他了，但是檢查一下也沒什麼不好，只不過他想是這麼想，卻也不好意思亂翻動，就怕碰到什麼他不該碰的東西，所以他只上前看了一眼便收回視線了，而旅行袋裡的物品，正如同她第一眼給人的印象，簡單、樸實。

見她接著再打開自己的隨身包包，耿慕宸便順勢再探頭看了一眼，看見她放在包包裡的手機，他突然想到他必須提供她工作上會使用到的工具，而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們之間必須有專用的手機。

「我會幫妳準備一支手機。」

「是。」

「妳會開車嗎？」耿慕宸想到什麼就問什麼，無非是想多了解她一點，他才好做安排與預防。

「不會，如果耿先生需要我……」

不會最好，他就是不要她自己開車接送女兒。他截下她的話，「沒關係，家裡有司機，若是不夠，我會再加派一個給妳和宓兒專用。」

「是。」等了好一會，耿慕宸都沒再提問，於是朱海嫣主動說道：「耿先生有什麼事，請直接問無妨。」

見她如此坦蕩，反倒令耿慕宸有些汗顏，他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了人家的君子之腹？「暫時沒有了，朱小姐今晚就先休息，明天再正式上班吧。」

「是。」

對於好不容易才等到媽媽出現的耿宓兒，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就放媽媽去睡覺，稍晚，就聽見耿宓兒的房間裡輕輕傳出朱海媽的歌聲—

「甜蜜蜜，妳笑得多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開在春風裡，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你的笑容那樣熟悉，我一時不想不起，啊，在夢裡……」

〈甜蜜蜜〉是朱海媽最愛的一首歌，但她不知道的是，這也是許艾微母女最愛的一首歌，每天晚上耿宓兒都要聽母親唱一遍才肯乖乖睡覺。

主臥就在耿宓兒房間的另一邊，由於此時兩間的房門都沒關上，所以耿慕宸可以很清楚的聽見朱海媽的歌聲，他對妻子的思念頓時如排山倒海而來，他下意識用手緊緊壓著心口，卻壓制不住一波又一波翻滾的痛楚。

「夢裡夢裡見過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夢見的就是你……」

非常好聽的歌聲，但耿慕宸卻好想叫朱海媽別唱了，他以為這是女兒的要求，她才會唱起這首歌。

再也忍受不了這樣椎心的折磨，他快步走上前關上房門，然後背過身去，用雙手捂住耳朵。

一剎那，他是聽不到朱海媽的歌聲了，但是旋律依然在他的腦海裡迴盪著，他閉上雙眼，告訴自己不要去回想、不要去感受，但淚水卻潤溼了他的眼眶，從他的眼角緩緩滑落。

耿慕宸頹然的放下雙手往後貼上門板，同時張開雙眼望向窗外的星空，輕聲低喃，「微微，妳知道我有多想妳嗎？微微……」

椎心刺骨的痛，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減緩，思及妻子剛去世的那段時間，女兒整天哭著找媽媽，他的心就更痛了，但也知道是不是小孩子的適應能力比較好，哭鬧了一段時間，女兒像是習慣了沒有媽媽的日子，生活也漸漸恢復正常。那他呢？他的心什麼時候可以不再痛？還是說，這輩子他就這樣了？

耿慕宸無語問蒼天，愛一個人可以有多深、又可以有多久，他真真正正體會到了，他無意尋覓另一段感情，只期盼心中這份停止不了的思念，有一天可以變成愉快的回憶。

「怎麼樣、怎麼樣？她表現得不錯吧？」星期一早上，高培軒一進到耿慕宸的私人辦公室便急切的問道。

整整兩天安安靜靜的，他一通抱怨的電話也沒接到，看來這一把他是賭對了，也賭贏了。

「嗯。」不想讓好友太臭屁，耿慕宸只是輕應了一聲，但他不得不承認，朱海媽的表現完全超出他的期待，她不只把女兒照顧得無微不至，對奶媽也是敬重有加，他很滿意，接著他想到一件事，交代道：「用我的名字去幫她辦一支新門號，下班以前給我。」

喲，這人是吃了好心藥嗎，對她這麼好？高培軒拿筆記下，卻忍不住抗議道：「我怎麼就沒有這項福利？」

耿慕宸輕輕瞥了他一眼，「你要去我家做長工嗎？」

「我不是已經在替你工作了嗎？」不是高培軒愛計較，他私下替耿慕宸處理的事

情還少嗎？為耿慕宸做牛做馬了幾年，也不見耿慕宸對自己表示過什麼，人家才來上工兩天，他就要買一支新手機送給人家，他要是不抗議一下，耿慕宸說不定會以為他為他做什麼都是應該的呢！

大男人還這麼愛計較，不覺得很丟臉嗎？耿慕宸受不了的搖搖頭，「也給你和你老婆各買一支，這樣你可以閉嘴了嗎？」

一聽，高培軒樂了，抓緊難得的機會削好友一頓，「我兩支都要買最貴的哦！」
「隨便你啦。」

嘻嘻，賺到了。高培軒心中一陣竊喜，決定趁午休時去把這件小事辦好，既然私事談完了，他緊接著談論起公事，「那小子找藉口出差去了，留下幾個爛攤子要你收拾。」阿斗就是阿斗，成天只想著坐享其成，他怎麼不乾脆去做個領乾薪的董事算了？

耿慕宸倒不在意，淡淡的道：「他這麼做只會更突顯他的無能，丟的是那個女人的臉，我無所謂。」

「老是在幫他擦屁股，你不覺得煩嗎？」高培軒不解，明明耿慕宸最討厭麻煩了，卻獨獨在這件事上頭表現得異常有耐心。

「不會，他愈是這樣，他老頭在我面前就愈抬不起頭來。」

真是，那小子的老頭不就是他老頭嗎？說話……高培軒還沒腹誹完，便看見耿世珏推門進來，他立刻恭敬的走上前問聲董事長早後，隨即退出辦公室。

耿世珏走至小客廳坐下，所謂慈母多敗兒，他單獨來此，自是因為小兒子又出了紕漏要大兒子幫忙，而他此刻的心情很矛盾，因為只有在小兒子出包的時候，他才能和大兒子坐下來好好說上幾句心裡話。

耿慕宸也不多說什麼，起身走到父親的對面坐下，心想他們父子間的感情本就淡薄，若不是耿浚喆太不中用，他這輩子大概也沒什麼機會和父親談家事吧。

「浚喆他……」耿世珏起了個頭。

耿慕宸一如往常很自動的接話，「我會處理。」他的語氣平平淡淡的。

沉默了好一會兒，耿世珏才又開口，「宓兒還好嗎？」

「好。」

「你是不是應該幫她找一個新媽媽了？」耿世珏心中已經有一個人選，是他好友梅伯愷的女兒梅芷葳，今年二十七歲，長得漂亮又大方，大兒子也認識。

耿慕宸不會不知道父親心裡打著什麼主意，先不論他完全沒有再談感情的意思，就算他真的要再娶，任何人他都可以考慮，唯獨梅芷葳不可能，「宓兒已經有保母了。」

聞言，耿世珏這才知道曉兒子終於找到合意的保母，但他也不好怪兒子怎麼不同他說一聲，「保母跟媽媽怎麼一樣？」

耿慕宸目光一冷，「後母跟媽媽又怎麼一樣？」

他還在記恨！耿世珏心一酸，不由得想，淑惠到底對慕宸有多苛刻，才會讓他到現在還耿耿於懷？收回心思，他苦勸道：「慕宸，芷葳願意嫁給你，你要好好珍惜。」這件婚事曾經因為艾微的出現而破局，如今再有機會重提，只能說是天意

吧。

這是什麼話？是指一個千金大小姐願意委屈嫁給他這個有一個女兒的單親父親是他的榮幸嗎？笑話！她願意嫁，他還不屑娶呢！想到這兒，耿慕宸的神色更冷了，「管好你的寶貝兒子就好，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慕宸……」

話不投機半句多，耿慕宸下逐客令，「我要去為你的寶貝兒子忙了，不送。」

耿世珏忍不住又暗嘆了一口氣，踩著沉重的腳步離去。

耿世珏一走，高培軒立即閃了進來，「怎麼樣、怎麼樣？董事長除了說那小子的事，還說了什麼？」他老婆最愛聽這方面的八卦了，他當然得多探聽一些回去巴結老婆。

心知他不說，好友絕對不會放過他，耿慕宸無奈回道：「梅芷葳。」

又是她！高培軒一點就明，「我真的搞不懂耶，梅芷葳到底哪裡好，董事長一直要把你們送作堆？」

「不是她哪裡好，是梅伯伯是他的好友。」當然，也是梅家夠富貴。

高培軒點頭表示了解，「那小子的媽，不是很想要梅芷葳做她的媳婦嗎，她怎麼沒跳出來搶？」

耿慕宸冷笑道：「你怎麼知道她沒有？」

「也就是說，是董事長擋住了？」高培軒想了想又道：「慕宸，你看，董事長會不會……嗯？」

「你想說什麼？」耿慕宸挑眉，「那老頭轉性了？」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總是會反思的嘛。」不是高培軒要替耿世珏講話，而是他真的看到耿世珏慢慢在改變，他想，大概是許艾微的驟逝，讓耿世珏對人生有了新的體悟吧。

「那是他的事，和我無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培軒也不敢奢望耿慕宸能因耿世珏放軟姿態求和，就改變他對耿世珏的態度與想法，「慕宸，再怎麼說他都是你的父親，你……」

耿慕宸聽不下去了，打斷道：「如果你再說這些話，我們就……」

「好好好，我不說就是了。」高培軒趕忙安撫。真是的，每次都用絕交這招堵他的嘴，他不知道同一招用久了也會失靈的嗎？

耿慕宸言歸正傳，「那小子搞出來的爛攤子哪一件最急？」

「勝豐企業。」

「約陳董午餐。」

「是。」高培軒應了一聲，馬上出去做事了。

辦公室裡只剩下耿慕宸一個人，他轉動座椅望向窗外朗朗的晴空，唇邊泛起一抹不齒的冷笑。那老頭轉性了？所以呢，他們就父子情深了嗎？他就要很感恩的娶梅芷葳為妻了嗎？

太可笑了！他拍了下扶手再轉回座椅，拒絕讓耿世珏左右他的心情，其實他不是沒想過用娶梅芷葳這件事來氣死蘇淑惠，但他可不是傻子，那女人已經毀了他可

貴的童年，再為了氣她賠上自己的後半生？哼，她沒那個價值！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眼看著一週又要過去了。

星期日下午，耿宓兒午覺睡醒，心血來潮說要吃餃子，耿家三個女人便穿上圍裙在廚裡忙活起來。

「包餃子、包餃子，我們要來包好好吃的餃子。」耿宓兒一邊唸著一邊揉麵團，身上到處都是白白的麵粉。

「宓兒，妳喜歡吃餃子？」背對著廚房入口、坐在耿宓兒正對面的朱海嫣笑問，她手裡也正揉著麵團。

「對啊。」耿宓兒轉頭看向坐在她右前方的何美秀，「何奶奶，媽咪也最愛吃餃子了，對不對？」

「對。」她們以前經常在家裡自己包餃子吃，只是許艾微去世後，她們就沒再這麼做了。

「媽媽喜歡吃餃子嗎？」

「喜歡。」

「那媽媽也很會包餃子嘍？」

「不太會，所以媽媽現在跟何媽學，以後媽媽就可以包好吃的餃子給宓兒吃了。」其實朱海嫣也不能算不會，她的廚藝挺不錯的，只是她覺得做餃子皮需要技術又太費工，以往都是買現成的，這樣總不好厚著臉皮說自己很會。

「嗯。」耿宓兒笑著點點頭，鼻頭白白一點，可愛極了。

處理完公事下樓來的耿慕宸，見客廳裡空無一人，循著聲音到來廚房，看見的就是這樣一幅和樂融融的景象。

瞥見父親的身影，耿宓兒一如往常，立刻笑著對他提出邀請，「爸爸，你的工作做完了嗎？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包餃子？」

聽見老闆來了，朱海嫣趕緊起身問候，「耿先生。」

耿慕宸點頭回禮。

「少爺，你來擀餃子皮好不好？」何美秀將手中揉好的麵團切成一長條、一長條，再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對啊，爸爸，你是男生，力氣比較大，你來擀最好了。」耿宓兒接著威脅，「還有，你不可以偷懶，不然，我們今天就不給你餃子吃了。」

耿慕宸還來不及回答，就見朱海嫣馬上讓出自己的位子，拿著麵團換到耿宓兒身旁的空位去。

瞧，她真是個一百分的好保母，不是嗎？耿慕宸走到朱海嫣讓出的那個位子坐下，不過就他這一週觀察的經驗，她接下來應該會……

接下來的情況果然如他所預測，朱海嫣不再主動和耿宓兒與何美秀說說笑笑，很小心的盡著自己的本分，並配合他們三人提出的各項要求。

不知過了多久，餃子皮終於全部擀好了，可以開始包餃子了。

「少爺，餃子我們來包就好，你去休息吧。」聽起來像是何美秀怕他太辛苦，可實際上是她包的餃子賣相太差，嚴重影響到她的食慾。

「對啊，爸爸，你去休息吧，餃子我們來包就好了。」耿宓兒也附和道。她早就發現只要爸爸在場，媽媽就會變得很安靜，她不喜歡這樣的媽媽，她喜歡會和她說笑的媽媽。

耿慕宸把手洗乾淨，才剛走出廚房，就聽見朱海媽的笑語，他不由得定住腳步。

「宓兒好厲害，這麼小就會自己包餃子了。」朱海媽拿著一條溼毛巾，擦拭著耿宓兒沾得白白的小臉。

看吧，爸爸一走，媽媽就變回她喜歡的那個媽媽了。耿宓兒得意的笑答，「對啊，我很小很小就會包餃子了。」是說，她才四歲，哪來的很小很小？

「宓兒真棒，以後一定會是一個好媽媽。」

「對啊，我媽咪也是這樣說。」

「那宓兒長大以後除了要做一個好媽媽，還想做什麼？」

「我還想做一個……」

錯不了了，她是故意的！耿慕宸沒意外的往最壞的方向想去，哼，如果她這麼做是想吸引他的注意，進而獲得他的垂青，那她就大錯特錯了。

思畢，他再度跨出步伐，往他的房間走去，心裡已然判了朱海媽死刑，但他也不排除她像許多員工一樣，只是在他的面前較為謹言慎行而已，所以他會等到證據確鑿才開除她。

約莫一個小時後，水餃包好了。

「海媽，妳可以上樓去請少爺準備下來吃晚餐了。」何美秀說，將包好的餃子端到爐子旁邊，等水滾好下鍋。

「好。」

來到耿慕宸的房間外，朱海媽輕敲了兩下門板，「耿先生，吃晚餐了。」等了一會兒，沒人應聲，她又再敲了兩下門，並且加大音量，「耿先生，可以下樓準備吃晚餐了。」

還是沒回應，這下子她可有點擔心了，「耿先生，我進去嘍。」

語畢，她扭開房門，就見他閉著眼睛，安然的半躺在一張按摩椅上，似乎是睡著了。

這是她來到耿家後，第一次進入耿慕宸的房間，她不免有些好奇的多偷瞄了幾眼，乾乾淨淨、整整齊齊，若真要說有什麼缺點，就是這間房的色調和他給人的感覺一樣，有點冷。

走到他身邊，她輕喚道：「耿先生、耿先生。」但他還是毫無反應。

不會吧，睡得這麼死，她靠這麼近的叫他他都沒聽見？朱海媽懷疑的彎下腰，探過頭去，想察看他是否有什麼異狀，不料他突地張開雙眼，嚇了她一大跳。

「耿先生？」她拍撫著胸口驚呼，退了好大一步。他幹麼裝睡嚇她呀？

耿慕宸非常努力的不露出嫌惡的表情，「什麼事？」

「可以吃晚餐了。」

「我馬上下去。」他的聲音和表情比平常又更冷了幾分。

雖然已經很習慣他的冷酷，但這一次，朱海媽明顯感受到這道冷風是朝著自己吹

來的，敢情是她的不請自入冒犯到他了，「是。」說完，她快快的退下，非常受教的帶上房門，還給他一個清靜的空間。

這一頓晚餐，耿慕宸面無表情，卻是吃得滿腹心思；朱海嫣則是吃得戰戰兢兢，一點兒也不敢馬虎，只想著上司的想法果然很難揣摩，那她就別揣摩了吧，謹記沉默是金、別再踰矩犯上，才是她在這個家的生存之道。

Crescent